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六

宋 吕祖謙 編

議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壊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毁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

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户當受粟五十石令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户計之中户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其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户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

之費将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

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彊者既嚣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

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

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茍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頼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

業則勢不暇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

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

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

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令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

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微文悞賢罰以定令幸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為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齎代閥詣考課曹曹必曰其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適其官其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其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

不得擅輒議其存拾動揺者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
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駮突兀亦不為舉夫以
賢者難進易退廉恥謙服之心詎非伐之辭者歟若爾
伊尹太公常齒匹夫傅說箕子常編繫囚冀缺甯戚常
伍耕農管仲五羖常沒虜獲尚肩與時爭盆鼓之逋賦
列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
曰以甲令當其罰以乙詔當其科有輕重疑則為奏以
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姦人狡獪窺

幸之備詎非為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産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鈃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寛仁之治

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
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
之所賛者古也令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
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末也况
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
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劾讞煅成猶曰末也况以難明之
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
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

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為搜索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為量度而縻爵位矣斯豈他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真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壬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令得一伊尹太

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共工驩兜而罰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謟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訥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子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匱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為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

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為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為之清日為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邊境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邊境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為之蝕地為之震纖草槁木𢖍出妖孽况四裔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

也故邊境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陰也東南二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宗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側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

耳非不懐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欽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識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

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檝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

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行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令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為虚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

益修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

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歴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歴作為歴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歴僧一行改步大衍歴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凡諸家為多臣嘗歴考古

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
至落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
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
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
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而
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
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黃赤道
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

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焉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黄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别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内圓經

八赤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黄道屬焉又次曰

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别為月道

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

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

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

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

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

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

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黄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

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逺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

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没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為法不足以為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

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䘏也其三月行之道過

交則入黄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黄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黄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竒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黄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歴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

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令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令以句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令銅儀天樞内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

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
偏則極星乍入今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
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
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未審今當
為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
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
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黄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經
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

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
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
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
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黄赤道與紘合鑄
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
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黄道及
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

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令黃道赤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算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

軌變令當省去月道從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

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令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令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令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法自當默與天合

邊議四首

張　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

此為計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為敵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

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令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闗内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問其多少之羨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减六七萬人義勇既

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税逋負者以能射必寛當是時環之内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専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内殆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葢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

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過功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失職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為列國則未敢輕議如

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供其乏其治以安静不擾敵人感服者為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

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没則禄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顧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御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

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克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黄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顔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茍簡其名猶多

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薫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必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

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秉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令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克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

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隷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職其禄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樸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

得髙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大鈞

為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為主戶主戶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

耗客户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令欲將主户之田少者合衆户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户不足以客户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顔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為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禰先君謂别子之子始以

別子為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國朝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博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衰一時之令不足稽攷

議官　李清臣

原令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縈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盻盻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髓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貫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算盈縮秤較毫釐歷闗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王宮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

民師退則妄覬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為之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應條鈌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臨而夸馳其輕偽佻淺之流更相眄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婾風熾險濤

作恬讓靜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絶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

縛爬搔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阬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為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汙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

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愼刑罰息兵革寛仁
盡下受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
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
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
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
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
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
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

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葢國朝雖循三代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令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舍人者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戸部工部

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令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戸部戸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令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令之階秩易為髙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

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

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令尚書省總天下之

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

所謂畫黄録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

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

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

非惟不合令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於

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

有九而令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

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宋文鑑卷一百六

宋文鑑卷一百七

宋 呂祖謙 編

說

怪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

為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髠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

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棄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也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絶父

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狄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為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

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

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㓕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㓕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

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
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
道也反厥常則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
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
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
揚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
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

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揚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為之怪而怪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

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積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

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

也或曰諸侯强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癈之則病鈌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

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説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説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説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予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間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為手耳之不可為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

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也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眛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眛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眛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身之憂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令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令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令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令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

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

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三公
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
與才而惟令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令之法度也
是士之進不惟令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令之
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
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
以言取人本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
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

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稼說送張琥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秋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

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

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户君亦趍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収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

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還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

子勰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郄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欲相傷為斃

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即予之隣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

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勿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皐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

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令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妒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妒他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

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恵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頼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上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没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没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

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醉翁亭記

宋文鑑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八

宋　呂祖謙　編

說

迂說

王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

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為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令

上古之書既已汩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其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

立不可一鈌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它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淫邪鋤其彊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迫其淬磨

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絶者猶有一綫髪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壊漢興宜大更制而裁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

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若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遵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十氏唯唐為近古大抵繞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獘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

以為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强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紕繆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况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穫而

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績其所不長摧其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絶久矣令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令賊

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

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窯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椁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火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椁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决也葬之

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

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旣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為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力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爲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殺陽處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諜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

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為準的賁雖不第同試如李郃輩公言于朝以為己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賔幕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弔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

不絶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為又有含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麋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為之麋粥以飲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原壤母死孔子助沐椁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

鄉黨反坦曰食老䏲曰丘止抠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侍盈坎見雜記祖而賵焉賵用車馬所知則賵而不奠凡弟乃奠奠止用羊並見士喪禮不足則贈焉知死者贈贈以幣其禮在賻賵之後又公之贈贈于邦問故曰行而贈見士喪禮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賻用布幣以助其費故曰不足則賻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有若之喪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擅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其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

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賔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賔也見曲禮記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賔也如常主喪賔之見主人也如常賔如常賔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賔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寛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令欲行之者

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必以他辭者色異衆嫌庶幾其可也

謁說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疎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佗章邯明秦

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収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

名為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為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懐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

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隐孔子豈固隐哉為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取咎語默動靜豈不謹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寛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懐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

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謪諫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為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為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嘗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葢君欲舉事與為必謀乎

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諞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謟邪而陰授其柄然

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戒

治戒

宋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線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君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虚可腐敗者合於黄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

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麫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鞾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

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繒布纒棺四翣引毋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為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為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

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為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為父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為之

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為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為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為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

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訴訟冐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葢由聽婦言貪財利絶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為怨怒原其由葢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槖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為怪此生民之大

奬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為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為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為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誌

行舟戒

江休復

景祐丁丑歳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横竹箭之中屢矣柂者不能制其後艣者無以奮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紼纚以維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動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鋭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椓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擢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

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邪理邪或曰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毀戒　　王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為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斷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

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矣若是則蒙垢陷汚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爾毀在君子則不可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　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哉以為嫌疑之

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為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尚欲指其缺也況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

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

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家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壻也）無然皋皋（皋皋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難共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妄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

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紕飾不可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諦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宋文鑑卷一百八